詩語背後

●木 木

虎門：海門與國門(中)

英國廢止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後，散商大量湧入，鴉片走私愈演愈烈，導致清政府白銀外流，並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。1838年底，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，赴廣東禁煙。

林則徐從一開始就表現出「畢其功於一役」的強大決心，恩威並施，以高壓態勢全面收繳鴉片。為了將鴉片徹底銷毀，他放棄傳統的「煙土拌桐油焚燒法」（此法會遺留煙膏滲入土中，仍可被提煉），自創了一套更有效的「海水浸化法」。他在虎門海灘高處構築了兩個邊長約十五丈（約2,500平方米）的銷煙池，池底用石板鋪平，四壁釘上木板以防滲漏。池子後面有一條水溝，用於引入海水，前面則有一個涵洞通往大海，用於排水。經過入池浸泡、石灰分解、攪拌銷毀、沖排入海等步驟，將完全溶解成渣沫的鴉片污水和泥漿沖入大海深處，再用清水反覆沖刷滌蕩銷煙池，不使「涓滴留餘」。

1839年6月3日，彪炳史冊的「虎門銷煙」正式啟動。在長達23天的時間裏，兩個銷煙池同時作業，共銷毀鴉片19,187箱，總重量2,376,254斤。虎門銷煙的宏大聲勢，極大地鼓舞了朝野禁煙派的決心，震懾了鴉片煙販。與此同時，林則徐深知鴉片販子及其背後的英國政府不會善罷甘休，於是積極構築防線，整肅軍備，竭力將虎門打造成一座堅不可摧的關隘堡壘。

林則徐對原有炮台群進行擴建，構築起由三道防線組成的縱深防禦體系，並在江心主航道設置了80道木排和372丈鐵鏈，形成攔江鎖鏈，可隨時開合以封鎖航道。考慮到舊炮威力不足，他設法從西洋秘密購入重達八九千斤的大銅炮和精製生鐵炮，部署在各炮台。同時，將陽江、石碣兩鎮水師及80餘隻戰船調集虎門，並招募沿海善泅之民編練水勇。鴉片戰爭前夕，鎮守虎門的兵力已達3,000餘人。一時間，嚴陣以待的虎門關威名遠揚，被譽為「南海長城」「金鎖銅關」。

1839年10月，林則徐為了鼓舞官兵士氣，展示嚴防死守的決心，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一起，在虎門主持了一場兩千多人參與的實彈演習，檢驗各炮台與攔江鐵鏈的配合。演習特別允許外國艦船在遠處觀看，以示威懾。

除了修築工事、購置武器、調兵遣將，林則徐還組織翻譯了大量外國書報，包括《四洲志》《華事夷言》等，深入了解西方情況，並提出「製炮必求極利，造船必求極堅」的主張。可以說，林則徐出於備戰的需要，已經在充斥朝野的「天朝上國」迷夢中，自覺「開眼看世界」，意識到中國與西方發展的差距，積極「師夷長技」，以一種全新的務實姿態為舊制度敲響了警鐘。這在所有備戰措施中無疑是最具啟示性的，留下了超越時代的寶貴精神遺產。

虎門關前枕戈待旦，伶仃洋上戒備森嚴。不可一世的英殖民者不予理會，與中方打交道時仍然傲氣十足，屢屢挑釁。1839年7月，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維喜，英方竟然拒絕交出兇手。林則徐隨即下令，斷絕英國人的柴米食物供應。雙方關係徹底破裂，英殖民者撕下一切偽裝，直接訴諸武力。

1839年9月4日，一聲炮響，結束了自虎門銷煙以來一直緊繃着的平靜局面。陷入缺糧斷水困境的英國人鋌而走險，由商務總監義律率領，5艘艦船以「求食」為名靠近九龍海面，突然炮擊清軍水師船。林則徐的愛將、大鵬營參將賴恩爵正率船巡海，毅然下令反擊。經過5個多小時的激戰，雙方互有傷亡，英軍主力艦「路易莎」號被擊傷，只得撤回據點。這場短兵相接，史稱「九龍海戰」。

1839年11月3日，義律再率戰艦「窩拉疑」號直撲虎門穿鼻洋水域，即今廣州南沙與東莞之間的狹長水道。義律此舉，是公然抵制林則徐要求英商必須簽署不販賣鴉片的「甘結」後才能開展貿易的命令，試圖攔截已遵令具結的英國商船「皇家撒克遜」入港交易。英軍在極近距離內（約55碼）向清軍開火，關天培親率29艘戰船迎擊。清軍由於工事機動性差，火炮難以平射，付出了15人陣亡、30多人受傷的慘烈代價，3艘戰船被擊沉，關天培本人左手被炸傷。「窩拉疑」號主桅及帆索受損，1人受傷，被迫撤退。

更大的戰事接踵而至。從1839年11月4日起，英軍在十天之內向官涌山清軍營地連續發起了六次海陸進攻。據《新安縣志》記載，官涌山是一道高低起伏的山樑，位於尖沙咀以北。山樑上修築工事便於俯視海面，是一處理想的防禦陣地。不過，官涌山已在1909年修建油麻地避風塘時夷平，沙石被用來填海。如今的官涌街和炮台街一帶，就是當年戰場所在。



●赤灣左炮台遺址設有林則徐紀念像。 作者供圖

六次戰鬥中，前四次都是敵攻我守。英軍或趁夜色偷襲官涌營盤，或數艘兵艦在山下一字排開向山上開炮，或繞到側翼胡椒角試探性炮擊，或在主力大艦炮擊掩護下派出士兵乘小船靠岸搶奪山頭。英軍數次進犯，清軍皆憑借地勢居高臨下還擊，打傷敵人數十人，己方無一人傷亡。在後兩次戰鬥中，更是變被動為主動，增調200名水兵和6門大炮，以五個山樑為陣地，採取「五路大炮疊轟」方式齊射，打得英軍措手不及。參將賴恩爵親赴增援，各路統一指揮。英軍無力應對，多艘戰船被擊中，倉皇逃往外洋。

官涌之戰，林則徐以「六戰皆捷」奏報。為防英軍再犯，他在尖沙咀和官涌山各建一座炮台，配火炮50餘門。兩個多月來，從九龍海戰到穿鼻之戰、官涌之戰，雙方八次交火，構成鴉片戰爭系列前哨戰。這些戰鬥均以清軍獲勝告終，大大挫折了英軍鋒芒，以虎門關為核心的南海防線威力初顯。但是，戰鬥中也暴露出清軍炮台笨重、戰術落後等問題，影響了後續戰事的發展。

與戰事攻防同樣值得深思的，是朝廷對這幾場戰事的獎賞。九龍海戰初戰告捷，道光帝極為振奮，御筆朱批「可嘉之至」，欽賜賴恩爵「振威將軍第」匾額和「呼爾察圖巴圖魯」稱號，官升一級，賞戴花翎。官涌之戰被視為大捷，多名將領因功受賞，主要指揮者陳連升被提拔為副將，增援指揮官賴恩爵晉升總兵。穿鼻之戰卻恩賞寥寥，儘管主帥關天培身先士卒，親立桅前，帶傷指揮，但激戰險勝，損失慘重，道光帝僅對關天培予以嘉勉，其餘參戰者不見獎賞紀錄。顯然，這種獎賞完全基於戰報的漂亮程度，而非實際的戰略價值，體現了一種報喜不報憂的賞罰邏輯，為整個鴉片戰爭的潰敗埋下伏筆。

來鴻

●張武昌

海角憩心處

來到赤柱馬坑公園，它依着山、傍着海，靜靜地蜷在赤柱的一角。走進公園，一切都很乾淨，路是整齊的石板路，兩旁的花木也修得恰到好處，不顯得矯飾，反倒有種樸素的自在。

陽光燦爛的日子，有人帶着狗兒來。小棕樹海灘上，水清沙幼，人潮不多，正是毛小孩盡情奔跑的樂園。只見那狗兒興奮地踏着浪花，在沙灘上留下一串串可愛的小腳印，不一會兒又結識了新朋友，一同追逐着雪白的浪花，濺起的水珠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這一片天地，彷彿是專為牠們預備的。

公園的設計是用了心思的。整體的布局處處配合着天然環境，不露痕跡。行人道的旁邊，設着一塊塊的展板，細細地介紹這兒出沒的鳥兒、蝴蝶，還有各樣的植物，連成一條長長的教育徑。你一邊走，一邊看，不覺枯燥，反而長了見識。園裏還特地闢了蝴蝶園、觀鳥角，教人更容易親近這些活潑的生靈。空氣裏滿是草木的清香，夾着遠處傳來的海浪聲，還有清脆的鳥鳴，交織成一首寧靜的樂章。站在高處望去，海天一色，心胸也跟着開闊起來。

走到公園的深處，便看見一所莊嚴的寺院，那是赤柱觀音寺，創建於1964年。誰能想到，它的前身，竟是一位法師靜修的一所茅蓬呢？那時節，此地想是比現在更加荒僻，茅蓬孤零零地立着，要維持生計也頗艱難。後來輾轉託付，由兩位比丘尼接辦，才有了今日的規模。寺院後方，矗立着一座高達50呎的「望海觀音像」。觀音面相慈祥，白衣素服，手持玉瓶，腳踏鰲魚，靜靜地俯瞰着這片海灣。像前有一副對聯，寫得極好：「望海豈無因，看識浪滔滔，四生汩沒應云何，倒駕慈航齊普渡；觀音元自在，聽聲塵浩浩，三界煩囂且方便，分身忍土演圓通。」佇立像前，望着無垠的大海，想着人生的起落，心裏也跟着澄明起來。這觀音像，成了馬坑村的一個地標，也為這海角添了幾分脫俗的氣息。離開觀音寺，沿着小徑再往海邊走，便到了近海處的北帝古廟。這座廟宇建於清嘉慶十年（公元1805年），坐落在赤柱西側的礁石之上，正對着寬闊的赤柱灣。算來已有近220年的歷史。廟旁還有一口千年古井，井口雖不大，卻幽深古樸，可供遊人近前細看。站在這裏，彷彿能聽見歲月的聲音，讓現代人得以一窺先民生活的痕跡。

由市區過來，沿路的風景已很漂亮；到了這兒，更能體會到一種遠離塵囂的閒適。夕陽西下時分，金黃的餘暉灑在海面上，也灑在人的身上，暖暖的。若能與家人，或是愛犬，相伴坐在沙灘上，看着天色漸漸暗去，該是何等溫暖的時光。這片快樂天地，確是需要我們共同愛護的。

由昔日的寮屋區，到差點變成盆景公園，再到如今這個以保育為重、寧靜而充滿生機的海角，馬坑公園的變遷，想來也有些讓人感慨。好在，它終究成了如今的模樣，讓人在這繁華的都市邊上，還能尋得這樣一片憩息心靈的地方。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廣普對照：本地薑唔辣；牆內開花牆外香



筆者前幾天在電郵箱中翻閱時，赫然發現一封2015年發給自己的電郵中留有一個備註：「廣普對照不靠譜」，矛頭指向一本「廣州話字典」中對一個廣東話俗語的詮釋：

本地薑唔辣【喻】人才在本地總是起不了作用（唔：不），也暗示另一個意思是外面的人才反而較易受重用。與普通話「牆內開花牆外香」意思有些近似。

本地薑唔辣

這是一個經典的廣東話俗語。「本地薑」比喻本地事物；「辣」指其水準的高低以及其受重視的程度，「唔辣」則指其水準不及外地的。比喻輕視本土的人才或事物，而重視甚至盲目推崇外來者的現象；總之就是外面的格外矜貴，也帶貴遠賤近、崇洋媚外的意味。這個俗語常用來提醒人不要一味盲目追捧外來的東西，而忽略了身邊原本就是非常好且值得珍惜的人才或事物。

以下是可與「本地薑唔辣」對應的中西諺：

本袂香未芳；本地狗屎無肥【台】

「本袂香未芳」指本地的香不夠芬芳。

「本地狗屎無肥」指本地狗撒的屎不夠粗大。

老婆係人哋嘅好【廣】美某在別人房【台】

太太是別人的好。

遠來的和尚會唸經【大陸及台灣】

外地和尚更懂佛法。

隔籬飯香/隔籬婆仔飯焦香【廣】

隔鄰婆婆燒焦了的飯比自家煮的飯香。

豬仔過槽芳【台】

豬仔總以為另外一個豬槽的東西才是最好吃的。

The moon is fuller in foreign lands.（外國的月亮比較圓/外國的月亮特別圓。）

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.（隔岸風景好，鄰家芳草綠。）

牆內開花牆外香/牆裏開花牆外香

這句俗語比喻成就不受本地重視，反而在別處受到推崇。如此看來：

只是「前設」一樣，產生的後果卻不一樣。

而這正是筆者沒把「牆內開花牆外香」列入對應之列的原因。

隨着近年內地和香港交流頻繁，「廣普對照」的需求殷切。這二三十多年間，粵港的「粵語專家」曾出版一些相關書籍——在日常用語互換方面尚算完備，但在短語、俗語、地道俗語、潮語方面明顯不足；且納入的詞條大同小異，除未能滿足實際需求外，當中藏着不少謬誤。

隨着AI時代的到來，人們意識到「機器人」這些得力助手必須具備優秀的語言能力，以便與人類進行流暢溝通。就「廣普」雙語而言，這個問題必須在完善的「粵語語料庫」（包括「粵音TTS系統」「廣普對照庫」）的基礎上實踐才有理想的效果，否則只流於空談。

廣東話「口耳相傳」的特性，令坊間流傳的廣東話數據除「精確性」不受保證之外，也存在着「稀缺性」。無他，在現實中：

識又講，唔識又講

加上：

識講唔識寫、識寫唔識講

在「越來越少人講」的大環境下，要建立一個完善的「粵語語料庫」可謂談何容易。

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

嘗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

普濟勸善 歷久常新

●作者：李耀輝（義覺） 嘗色園黃大仙祠監院
（筆錄：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）



李耀輝（義覺） 1985年入道嘗色園，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，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。2016年，獲特區政府頒授「榮譽勳章(MH)」榮銜，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；2022年，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「榮譽院士」，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「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「2026年第五屆黃大仙信俗文化節」開幕講座定「普濟勸善．歷久常新」為題，希望與公眾分享黃大仙信仰的核心精神，探討這份信念如何貫通古今，並在今日繼續煥發光彩。

講座原定由我主講，惟因要事而未克出席，遂交由兩位弟子：本園文化委員會主席修知道長，以及105周年籌備專責委員會副主席之知道長代為分享。然而，我亦希望藉此專欄，談談自己對「普濟勸善」的一點體會。

普濟勸善 穿越古今

「普濟勸善」的思想源遠流長，絕非黃大仙信仰所獨有。晉代陸機《演連珠》便言：「德以普濟為弘。」指宏大的德行在於廣施恩澤、濟世利人；而「勸善」則重在勸人向善，引導人們將善念化為善行，亦常與「懲惡」並舉，《左傳》論及《春秋》時，便以「懲惡而勸善」概括其教化作用。故此，勸善不止於言語上的勸勉，更在於使人明辨是非、端正人心。

這種普濟眾生、勸人向善的精神，常見於儒、釋、道三教文化。孟子曰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」由親及疏，使仁愛擴而充之；佛教地藏菩薩以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為宏願，慈悲濟世、普度眾生；道教《太上感應篇》則勸人「積德累功，慈心於物」，並言：「濟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；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」推己及人，以慈心善行體道修真。可見，「普濟勸善」的精神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！

黃大仙信仰 從金華傳說到廣州善功

現在，把目光聚焦到黃大仙信仰。黃大仙師傳說最早可追溯至晉代葛洪《神仙傳》。及至宋代，金華赤松宮香火已極為興盛，仙師更曾兩度獲朝廷敕封。南宋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，宋孝宗於《二皇君誥》中更稱仙師：「汲井愈疾，益廣救人之功。」正是表彰仙師救治疾病、濟助百姓的功德。至明清年間，黃大仙信仰傳至嶺南。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普濟壇正式創立。據記載，眾弟子稟請立壇時，仙師覆示：「普救群生理本然，濟人危急是神仙，壇開亦為行方便。」可見，立壇不僅為奉祀仙師，更在於廣開方便之門，救助群生。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《驚迷夢》又載鍾離權降乩時提及：「天皇敕封『普濟勸善』四字。」進一步明示「普濟勸善」作為道壇宗旨。

普濟壇亦以實際行動謹遵師訓。《黃大仙及花埭黃大仙祠》記述：「據當地老人回憶，該祠……初時只是一連三遝之平房，對人贈醫施藥。」《驚迷夢》亦載：「吾友陳君……其弟嘗患病，群醫束手。大仙箕示方藥，疾果瘳。由是求乩者日眾，戶限欲穿。」這些記載，在在彰顯普濟壇贈醫施藥、扶助病苦的善行。

然而，人的困苦，不只在身體，也在心靈。普濟壇因而兼以善書勸化世人，其中《驚迷夢．闡世文》言：「化一人則世間多一善人，化十人則世間多十善士。」並勸世人以忠孝廉節為務。救病濟困，是解人燃眉之急；勸人修身立德，則能令人在生活中端正行為、安頓內心。兩者相輔相成，同為濟世之功。

此外，普濟壇時期已有「黃大仙靈籤」。談及靈籤，不少人只着眼於問卜的靈驗，卻未曾體察仙師透過籤意向世人傳遞的慈悲關懷：人在徬徨迷失之際，一支靈籤，便如暗夜明燈，或助人重拾前行的信心，或為徬徨者平靜心神，或引人反省自身。如此種種，又何嘗不是「普濟勸善」？

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西樵普慶壇成立，承續普濟壇善功，並因應當地水域環境而成立「海勝會」，收殮水面浮屍。

從贈醫施藥到收殮安葬，善行不同，宗旨如一。本壇道脈以「普」字相承，所承續的不只是壇名，更是仙師「普救群生、濟人危急」的初心。

香港嘗色園 善業與時並進

1915年，先道梁仁菴奉仙師乩示，南來香港，並於1921年建立嘗色園黃大仙祠普宜壇。立壇之前，仙師已明示：「吾奉玉敕普濟勸善，乃代天行化之職……先要建祠宇，後隨開辦善舉，方能昭人信仰……」建祠奉祀，凝聚信眾；隨後開辦善業，將信仰化為濟世利人的實踐。

百餘年來，本園秉承師訓，因應社會民生需要，逐步拓展善業範疇：1924年，贈醫施藥，為有需要市民提供醫療援助；1969年開辦學校，讓失學貧童得到受教育的機會；1979年開展長者服務，回應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；2009年設緊急援助基金，為突遭變故人士提供及時支援；2018年拓展文化推廣工作，讓港人在多元文化交匯的現代社會中，建立文化認同與自信。

時至今日，香港的民生福利與公共服務已日趨完善。然而，這是否意味着「普濟勸善」已完成其歷史任務？——恰恰相反。

社會進步，並不代表困苦從此消失；人的需要，也會隨時代而轉變。昔日的救濟，或是一碗藥、一件棉衣、一個學額；今日的援助，更須以心體察：表面生活無憂的人，可能承受着孤獨、焦慮與失落。這些困苦絕不能單靠物質紓解，更需要我們耐心聆聽、用心陪伴、真誠以待。

而本園既有的善業服務，亦須持續深化與進步：社會服務不僅要讓長者「衣食有依」，更要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與幸福感；教育服務則須協助學生發展所長，讓他們明白，學業成績並非衡量成就的唯一標準，每個人都可以走出自己的路。至於宗教與文化工作，則可借助科技廣開「方便之門」：科儀期間，以電子屏幕展示經文，讓公眾易於理解；又可透過數碼典藏、AI輔助翻譯等方式，使更多人得以接觸黃大仙信俗文化。

時代大步邁進，善業的形式日新月異，但核心準則卻始終如一——「是否真正回應人的需要？」所謂傳承，絕非僵化地守舊，而是堅守初心，持續尋求更合宜的現代實踐之道。

貫通中外 攜手濟世

「吾奉玉敕普濟勸善」，這既是黃大仙師的寶訓，亦是本園立園之本。若將視野進一步拓寬，這份「普濟勸善」的精神價值不單屬於黃大仙信仰，更是中華傳統善文化的展現，甚至具有跨越宗教的普世價值，能成為不同信仰交流合作的共同基礎。

不同宗教的教義與修持方式雖有差異，卻往往同樣重視慈悲、憐憫、施予，以及對生命尊嚴的維護。面對人類的苦難，單一宗教或機構的力量終究有限；若能匯聚不同信仰的力量，攜手合作，便能讓更多有需要的人獲得適切的照顧，亦能在合作中增進各宗教間的理解、互信與尊重。如此，「普濟勸善」便能在承續傳統的同時，跨越隔閡，真正貫通古今中外，歷久常新！